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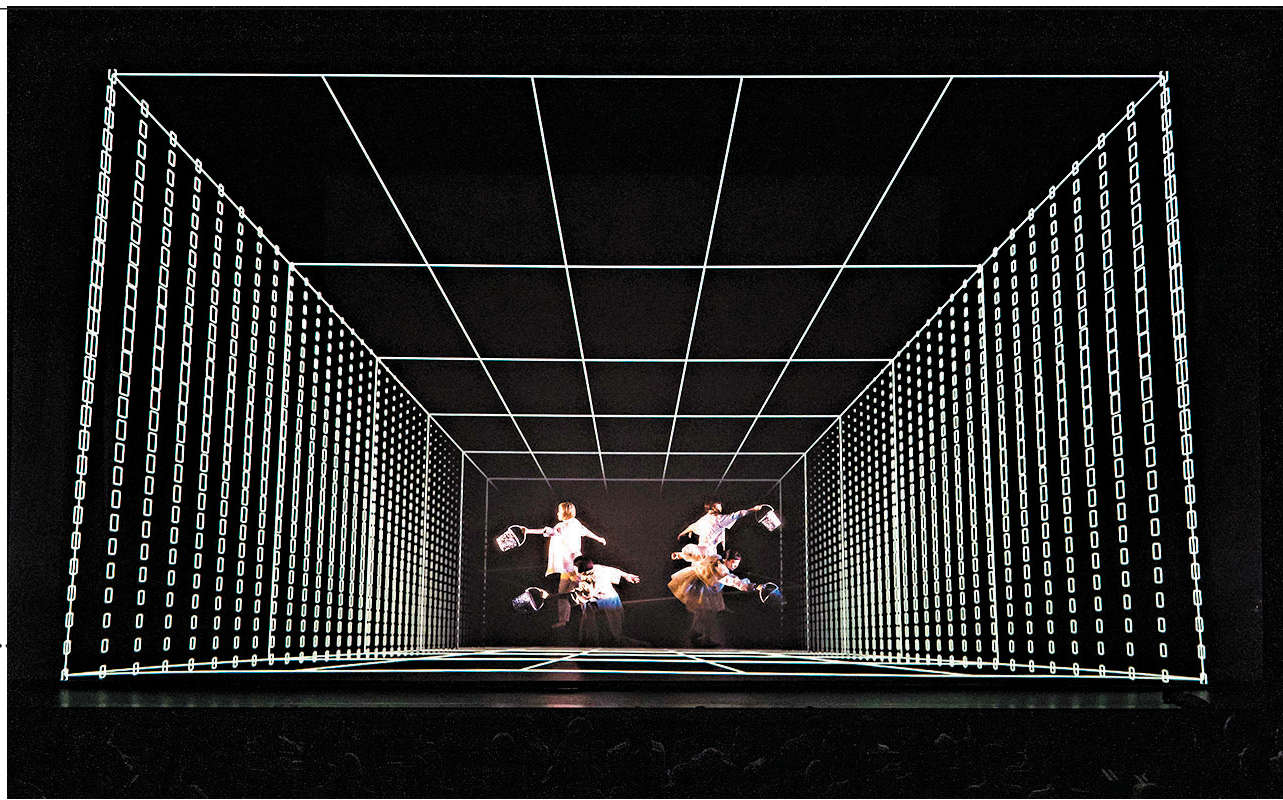
「亞藝無疆」藝術節這個周末帶來多媒體舞蹈演出《+1+1+1+》。作品由日本媒體藝術先鋒真鍋大度擔任導演、作曲、影像設計；日本流行音樂編舞MIKIKO擔任舞台及編舞總監，帶觀眾走入亦真亦幻的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攝影：Takeshi Yao

圖片由康文署提供

●日本媒體藝術大師真鍋大度和編舞MIKIKO帶來舞作《+1+1+1+》。



多媒體舞蹈《+1+1+1+》

虛實交錯的旅程

日本媒體藝術先鋒真鍋大度曾與Björk、坂本龍一等世界知名的藝術家合作，藉由數碼科技探索虛實之間的界限。舞台導演暨編舞家MIKIKO則曾和搖滾天后椎名林檎、奧運花式滑冰金牌選手羽生結弦等合作，其編舞風格獨樹一幟。

二人及團隊自2010年起便合作無間，將科技、舞蹈、音樂、影像等巧妙相融，創作出多個令人驚艷的作品，例如曾攜手為日本人氣女子樂隊Perfume打造出奇幻的演唱會奇觀及多個獨特企劃，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則是里約奧運閉幕演出的「東京八分鐘」。

2023年的香港新視野藝術節，真鍋大度與MIKIKO曾帶來線上影像作品《TONE》，讓人思考觀看舞蹈的新角度。這次在多媒體舞蹈《+1+1+1+》中，二人繼續實驗之旅，融合全息投影、動態捕捉等技術，將舞台空間不斷拆解，展示出科技與藝術融合的無限可能。

以時間為主題

「起《+1+1+1+》這個名字，是因為有4個舞者在有限的空間中表演，沒有什麼高深的含義，也和數學一點關係都沒有。」真鍋大度笑道。MIKIKO補充道，「+1」的反覆出現，也有微小的指涉，「如同時間不停堆積的感覺。」

時間與構造，正是作品的主题。音樂、舞蹈都和時間有關，真鍋大度分享自己之前曾看過許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對阿根廷作曲家Horacio Vaggione對微音(Microsound)的運用尤其印象深刻。「他特別強調時間，說的也許是一千萬之一秒，非常微觀的世界。看完後我便對時間有興趣，由此發想。」在他看來，作品可以切分成不同場景，舞蹈可以分解成不同動作的組合，音樂也有樂句與旋律的細小單位。而在《+1+1+1+》中，時間軸的呈現也在不停「分解」，「但有些地方被切分，有些地方時間又變形、折返或是移動了。」

MIKIKO及其全女班舞團ELEVENPLAY的加入，則為作品帶來更多的女性詮釋與視角。



●真鍋大度(右)與MIKIKO 尉璋 攝

MIKIKO特別提到，舞者一開始的動作和結尾的動作是一樣的，但是其實形象已經完全不同。「她中間經歷過很多事，有個人生活中的小事，也有和他人的接觸互動等，到最後是改變了。」旅程看似循環往復，中間其實已然翻山涉水。

僅用四個舞者，便要展現作品中複雜多變的時空推進，是一大挑戰。在MIKIKO看來，因為科技手段的進步，也因為大家多年來合作所形成的高度默契，才能將理念用如此精準、簡約又濃縮的方式呈現。

默契帶來獨特質感

MIKIKO擅長現代芭蕾舞與嘻哈，其舞蹈語彙極富個人風格。然而，要與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效果配合，編舞是否變成一大挑戰？「我們的方式是以人的動作為先，再加上科技的效果。因為舞者就是ELEVENPLAY舞團的成員，和真鍋大度先生合作多年，動作上明白他的要求，尤其要求精準度，才能配合視覺效果。而這次除了與視覺效果相配合，舞者也要表現自身舞蹈的強勁。」

這次作品在舞台前方設置了半透明紗幕，在上面做影像投影，舞者則在後方表演。「這樣一來，動作的幅度要加大，力度要加強。」MIKIKO說，實在是經過了高強度的訓練才能確保演出時舞者能將能量傳遞給觀眾。

多年來與舞者合作，真鍋大度對舞蹈也有了不同感受。他透露自己也曾學過舞蹈，「自己現場感受節奏，真的很不同。」他打趣道，學習舞蹈後會發現很多細節，例如舞者在排練時有時會看似「偷雞」輕輕鬆鬆跳出「省電」版，到了演出則迸發力度。「我應該早點去學的。」他笑道。

他覺得自己與MIKIKO的合作，創作出不同質感，這應該歸功於雙方團隊多年的磨合。「剛開始時，大家的角色好像很曖昧，慢慢摸索創作，十多年後，大家逐漸明確了各自的位置，也因為熟悉而感受到了其中的趣味。科技與舞蹈相結合的作品，坊間也有很多，但是大多合作只有一次。而我們是十多年來，大家互相融合，互相提意見，甚至角色互換來創作，做出來的層次又不同。」真鍋大度分享，雖然不是專業舞者，但他有時有靈感，會自己跳一段舞，將影像發給MIKIKO，MIKIKO又再提出意見，希望在什麼地方明確加入什麼效果。如此互相往來，促使作品成形。又有時，他們會直接將攝影機交給舞者，由他們的角度出發去拍攝影像。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動態創作，提供了多角度的靈感。

《+1+1+1+》

日期：11月9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劇場如實驗 「只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

真鍋大度曾說過：「只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對他來說，劇場如同實驗的場所，與打造演唱會的經驗完全不同。MIKIKO則認為，劇場是不停打磨作品的場域，「對我們來說，如同一種訓練，在這裏新學到的技巧又可以運用到其他的作品中。」

一直以來善於運用科技來進行創作，真鍋大度認為，對於科技，如何應用才是重點。「別人沒有試過的，用這個技術去嘗試新的做法，這個才



●舞作運用全息投影 建構超現實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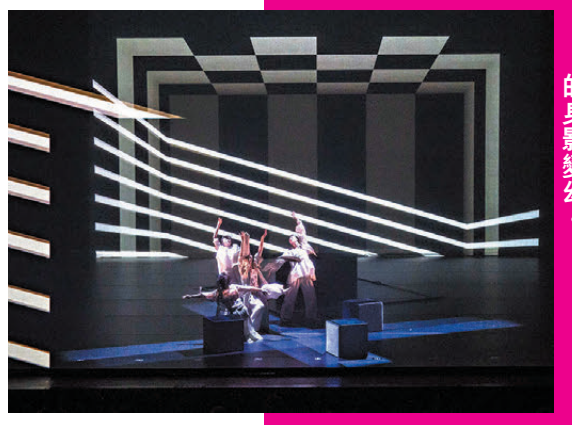
●多媒體舞蹈《+1+1+1+》亮相亞藝無疆藝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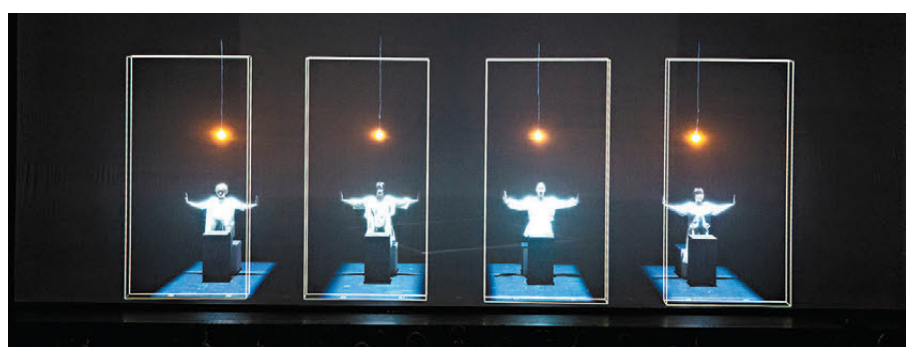
●全息影像與動態捕捉 被運用到舞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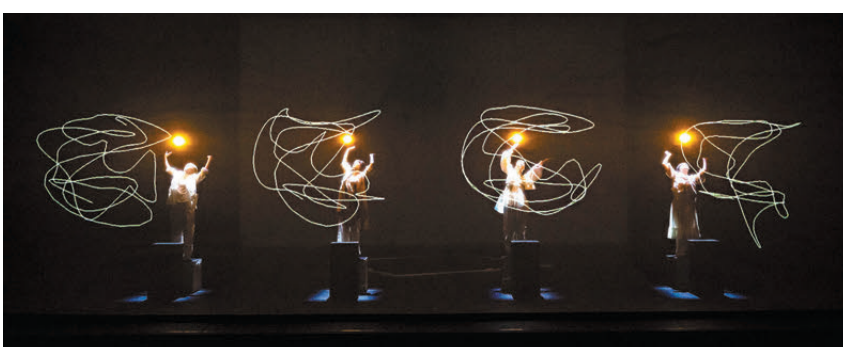
●《+1+1+1+》帶觀眾 走入亦真亦幻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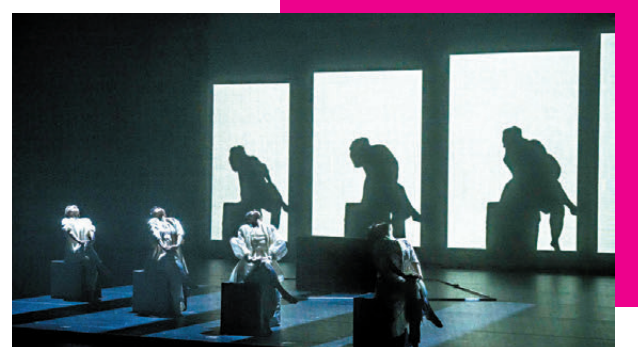
●舞台時刻隨舞者 的身影變幻。



●《+1+1+1+》展現舞蹈與科技的融合。



●日本媒體藝術大師真鍋大度和編舞MIKIKO及其舞團ELEVENPLAY擅長運用數碼藝術。



●影像運用讓舞者穿梭在虛實交錯中。

橫空出世的港版《杜蘭朵》

●文：蕭威廉

今年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逝世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舉行Puccini Festival或他的作品專場音樂會以誌紀念，而香港歌劇院則以他的著名遺作歌劇《杜蘭朵》的上演向這位近代的歌劇巨擘致敬！

中國公主向四方諸國有皇族血統的年輕人徵婚，能答出她三道謎題的人便是駙馬，否則一律砍頭。此劇開始時，已有13個人被砍了頭。杜蘭朵的故事原型出於《天方夜譚》，至十六世紀，威尼斯出現了話劇版本，但渲染的還是東方公主的神秘和恐怖。走筆至此，不得不提杜蘭朵的首演主人翁，二十世紀初的歌劇女神瑪利亞·耶利扎(M. Jeritza)了！她可以說是繆思的身，理查史特勞斯為她量身創作了《無影子的婦人》，而她演唱的莎洛美又是不可方物的妖媚，百年以來無人可及。

普契尼為了爭取耶利扎出演自己的作品，自然不甘人後。他多次親赴維也納，與耶利扎過從甚密，並且把乖張嗜血的杜蘭朵轉化成最終被愛融化的美麗公主。可以說，《杜蘭朵》也是一部為耶利扎量身訂做的歌劇，但公主這個角色，實非尋常人所能駕馭……不僅難唱，更加難演！若非有耶利扎那樣的天縱之才和深不可測的變幻性情，絕大部分的杜蘭朵都是兇悍的大聲婆，絕少有玉

潔冰清的公主嬌婉。因此，看了幾十年的這部劇，心下不免總想：王子卡拉富發什麼魔怔？

但遙想百年前，兩大作曲泰斗為一女伶爭相獻曲，齊齊拜倒在她的演藝才能之下，便可相信，這世上還是有九天仙女的，只是我輩未有一睹之幸也！

香港歌劇院此次的製作，從導演到指揮到多位專項執行導演，都是國內大型演出的行內翹楚，這個團隊以樸實的中國元素來呈現舞台，有些場景效果奇佳，也有些場景顯出北方與嶺南的地域性疏離。但總體上，她的內在有一個硬核宣告：這是一齣創意閃光的港版《杜蘭朵》！

幕啟，一傳令官宣讀徵婚詔令。北京城的民眾呼應而出，觀看求婚失敗的波斯王子面臨極刑。擁擠中一位老人和女子摔倒在地，一名高大的男子上前救助，卻發現老人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父親，而他自己已是被滅國的韃靼王子。

普契尼在這開場的合唱立即展示出他運用音樂動機(leitmotiv)互相交織的高妙手法，呼天搶地的緊張帶有震撼性與父子相認又多了一泓清柔的柳兒動機，在極短的時間內音樂做了複雜的情感轉換。

在劊子手押解將被行刑的波斯王子出場後，這個製作中的第一個神奇時刻就如突如其來地出現了。當



●歌劇《杜蘭朵》 香港歌劇院提供

時合唱團的歌詞大約是：月亮升到中天時，死刑就要執行了。音樂這時在靜謐中閃爍，宮牆處忽然出來三個身着戲服的花旦麗人，她們甩着水袖，蹣跚起舞時，口中還飄出一、二聲「啞」、「呀」的襯腔，隨着音樂的漸強，這種國粹的吐字倒形成象徵呼喚國魂了！這整個添加的場景與音樂絲絲入扣同時激發思國之幽情，真是神來之筆，令我看得癡了……可惜這三花旦之後每每出現，效果依次減弱。我認為在公主大婚結局再現時就夠了。

接着是卡拉富得以一睹公主的芳容，一眼入魂，誓要破例娶她，可見公主的國色天香。於是柳兒苦苦勸他，怎可棄滅宗流離的盲眼老爹於不顧？我先看的是B卡司，柳兒由龔勵齡飾演，她的歌聲嘹亮

動聽，演來沉穩秀氣，已是日漸成熟的角兒了。而A卡司的王冰冰入戲尤深，一開場攙扶老爹的哀求已經七情上面，她的歌唱口腔運用比較多，情感表達更豐富，第三幕的詠嘆調時她獲得連連掌聲與叫好聲，可見她的人氣深孚眾望！

卡拉富當然是這部歌劇的棟樑之一，這次請來的兩位男高音，尤其是來自西伯利亞的吉格佐夫，體形高大相貌英俊，唱功更是流暢輕鬆，對於這個高音織體 Tessitura 頻密的角色，他演唱得游刃有餘，那首膾炙人口的《今夜無人入睡》(Nessun dorma)唱得嘹亮豪邁，已達世界一流水準。

那麼杜蘭朵的演唱者又表現如何呢？A角吉歐耶娃聲如裂帛，氣勢浩大而稍欠美感，我更喜歡B角諾薩托娃的演繹，她的歌聲更有層次和威嚴感，更符合公主的尊貴身份。

然而導演給公主設計的幾次出場，衣着都是一襲血紅長裙，是有点令我摸不着頭腦的構思，是象徵她嗜血嗎？哪有不嫁人卻身穿紅裙的？如果根據蒙古的皇家習俗披紅戴金，卻不知在香港乃至嶺南地區，女子夜晚出行穿紅裙，那可是要化為厲鬼復仇索命的！所以我認為這是港版《杜蘭朵》的一個失誤，宜改弦易轍。

但瑕不掩瑜，這次整體上增加的創作元素，確定了香港歌劇院的製作者版本，使本地的歌唱家和觀眾為此感到驕傲，並對其未來的製作報以期望。